



莫名的風，莫名的思緒，我像石頭一樣擺坐在梯階上，一遍又一遍，重數着風鈴的叮噹。

不是玫瑰花開的晚上，也沒有小丑們的舞會，然而在霓虹的遠處，為什麼總是浮現紫色的雨霧濛濛？

（我知道這樣長，這樣奇妙的一條線，是叫風給抖得很厲害了。）

彷彿長夏午後去海邊的石子路上，我的長髮扭曲，心版在敲；彷彿冬夜燭光下，跳躍的喜悅火花；彷彿風林晚歌，再度譜起另一章；彷彿，彷彿所有折疊過的日子又攤開來在眼前幌動。喔！盪在沒有空間的靜默裏，我怎能如啞子般無言？！

裝一籃子的夢，挽在手裏，走過露濕的小徑，採把野菊，插在鬢上，我在晨星未逝的草場上祈禱，我赤足撩撥淙淙溪水，我仰頭注視鳥飛何方……可是；當我坐下來——風吹頻頻，那種被撞擊的恐懼，告訴我想念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啊！

黑暗湧進來，陽光停留在明天裏。

我等待今天以及後天，我蹲坐在樓梯上等待。

我寫了滿桌的囁語，我想了整整一箱的童話，風呢？風却帶不去這些訊息，我只是永遠懷抱着想念，我只是空空的寄出去——又一陣風。

風鈴響，風鈴永遠逗笑着屋頂上的風。